

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答问录

□张 柠

什么是“文学”?什么是“现实”?十分惭愧,作为一名文学教师,我说不清“文学”到底是什么;作为一个生活着的人,我不能够陈述“现实”究竟为何物。也可以说,我徘徊在“名”与“实”之间的混沌地带。现在却要来讨论“文学与现实的关系”这个长期纠缠着我们的老话题,实在是力不从心;要写成论文形式,那更是难煞我也。我想,既然是古老的问题,不妨采用“对话体”这种古老形式来讨论。

甲:为了就“文艺与现实的关系”来对话,我特地重读了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》中的一些篇章。苏格拉底跟另外一些人之间,你来往地论辩,看上去很亲切、很平易,其实也不好懂,有些地方甚至不知所云。

乙:古人思虑高远,言谈时总是直达事物的本质。不像我们今天的人,在现实的泥淖中不亦乐乎,诱惑太多,思绪散乱,最多只能悬在半空,想一些“中间价值”问题。佛教称之为“恶慧”,而不是“智慧”。

甲:就“终极价值”而言,古人的确更智慧。柏拉图说,文艺是对现实的模仿,现实是对“理式”的模仿。前面一句好懂,后面一句就不好理解。

乙:谈到文艺与现实之关系的时候,柏拉图用“床”来打比方,他认为有三种“床”,一是画家画的床,二是现实中的床,三是“床之所以为床者”,他称之为“床的理式”。一模仿二,二模仿三。一般人只想到了一和二,不会想到三。

甲:他说的“床之所以为床者”,不就是床的“形式”吗?

乙:我们眼睛所观察到的那个“形式”,只能是床的“表象”,而不是床的“本质”。也可以说,你所眼见的只是“幻象”或“色相”,而不是“真相”。我们可以换一个例子来说明。比如说,存在三种“男女”:文艺作品中的男女、现实生活中的男女、本质上的男女。后面一种,就是男女之所以为男女的“理式”,柏拉图视之为“最高真实”,它是“灵魂回忆”的对象。这个男女的“理式”,中国哲学没有完全对等的说法,大概可以用阳(乾:一)和阴(坤:--)表示,它来自混沌未分的“太极”,指向不可言说的“道”。面对那种“最高真实”,西方人拼命地回忆(言说),中国人使劲地遗忘(沉默),这是文化差异。就今天的文学创作而言,我们可以写一部关于“男女”的小说,却无法写一部关于“乾坤”的小说。但具体的“男女”之中,包含了阴阳乾坤,而不是相反。就此而言,文学包含了哲学。

甲:哲学家一定不同意你的说法,他们或许会将你逐出“理想国”。

乙:如果把“具体”、“个性”都驱逐掉,那就只剩下“理想国的理式”。所谓的“理式”,不是要供人模仿的吗?连模仿者都没有了,它的意义何在呢?

甲:我还是没有弄明白,文学究竟要模仿具体可感的现实,还是要模仿抽象玄奥的“理式”。

乙:英国作家王尔德说,画家兼设计师莫里斯发明了一种坐着很舒服的椅子,叫“莫里斯圈椅”。这种椅子是对草地斜坡的模仿。辛苦的劳作者,发现靠在草地斜坡上休息很舒服,但又苦于草地的潮湿、有虫子、草根扎屁股。莫里斯的模仿,继承了草地与身体之关系的“理式”,去除了草地与身体之关系中那些反“理式”的因素,创作了“莫里斯圈椅”这个“作品”。你说莫里斯是在模仿现实,还是在模仿“理式”呢?

甲:我明白了,这就是“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”的道理吧?

乙:有这个意思在里面,但你用的是一个封闭的、没有余地的、过于确定的句式,将意义的多样性封杀了。

甲:我认为,无论什么道理,总要将它变成确定无疑的知识才好,才便于教授和传播。

乙:“文学研究”或许是一门知识,但“文学”不是知识。我们在讨论“文学”与现实的关系,而不是“文学研究”与现实的关系。

甲:如果能将不是知识的“文学”变成知识,倒蛮合我的胃口。乙:既然文学的本质不是知识,它就不可能成为知识。至于那些能够成为知识的东西,它就不是文学,只能称之为学问。学问固然是好东西,但不是文学。

甲:这些东西有点玄奥。一谈玄,文学就会离开现实,就会变得难以理解。那些高蹈在空中的小说和诗歌,就难以理解。

乙:从发生学角度看,文学并不源于“理解”,而是源于“志”和“情”,在心为志,发言为诗,所谓“情动于中而行于言”。只有《尚书》中的那些官方文件,它的目标才指向“理解”。其中有多篇征讨商纣的动员令,大意是:“我要你们帮助我去灭掉商纣王,他沉迷酒肉,淫祭无度,偏信女人,牝鸡司晨,不亡其国更待何时!你们理解了没有?”“我们理解了!”“那就赶紧出发吧!”至于箕子过殷墟所哭歌的“麦秀渐渐兮,禾黍油油”,究竟怎么理解,武王根本不在乎,他志不在此而在彼。只有那些殷商遗民,面对破国之山河,一草一木皆可泣可歌。没有这种感同身受,当然就难以理解。

甲:还是不要讨论商纣和武王吧,我想尽快进入我们的正题。

乙:我们一直在正题里面。你为什么会觉得不在正题里呢?

甲:我的疑惑是,当作家偏重“再现”的时候,有人说那是“抄袭现实”;当他们偏重“表现”的时候,有人又说那是“自我膨胀”。文学与现实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?

乙:说不要“抄袭现实”,是在强调文学的创造性和超越性,超越现实的表象和“色相”,强调作家“无中生有”的想象能力,以便抵达自由的境地。否则的话,文学的逻辑与“现实”的逻辑就同流合污了。说不要“自我膨胀”,是在强调文学与他人和世界的对话关系,而不是一个人躲在自己的小世界中“痴人说梦”。

甲: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就说过,文学是“作家的白日梦”,大白天里做梦,还要发表出来让别人读,不就是“痴人说梦”吗?

乙:弗洛伊德说文学是作家的“白日梦”,并没有说文学就是“梦”。白日里睁着眼睛说梦,说明理性还能够控制“梦”的内容,让梦的叙述符合逻辑而让人能够理解。“梦”对理性构成巨大的挑战,

■主持人的话

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其实有两个层面,一个层面是理论的问题,这里面涉及的是概念、范畴、逻辑和辩证,一个层面是实践的问题,其中涉及具体的现实感以及将这一“现实感”转化为语言和形式的实践操作。张柠教授的文章采用对话体的形式,一问一答,以设问的方式从两个层面进行推进,自柏拉图始,以“非虚构”终,既有理论张力,又有幽默机智,历史地呈现了文学与现实复杂辩证的关系。

——特约主持人 杨庆祥

它那些可怕且可恶的内容,潜藏在无意识深层无法删除,让人烦恼。白天还“超越”得好好的,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,理性下班了,那些不可示人的东西全都粉墨登场,通过“梦”这个欲望的舞台尽情表演。怎么办呢?庄子说,有修为的“真人”,可以达到“无梦”境界。让梦彻底消失,这太绝对了。庄子自己却经常做古怪的梦,而且不知道是他在做梦还是梦在做他。佛教解脱法门中有“修梦成就法”,修炼到要梦见水就梦见水,还能将水梦成莲花;要梦见火就梦见火,还能将火梦成琉璃。这是对现实欲望或肉身叙事的升华。

甲:那“抄袭现实”又怎么解释?大作家巴尔扎克说过,他要做法国社会的书记员,做他那个时代的秘书,这不是“抄袭现实”呢?

乙:“抄袭现实”是一个比喻,比喻那种面对现实不可自拔、缺乏审美超越的作品,也就是没有“灵魂回忆”、缺乏“道”的追求的作品。“现实”怎么可能被抄袭?如何抄袭?巴尔扎克所说的“书记员”、“秘书”也是一种比喻。不要忽略巴尔扎克后面的话,他说他要“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,搜集情欲的事实”,“选择主要事件”,“揉成典型人物”。这样,我们就能理解勃兰兑斯为什么将巴尔扎克视为像乔治·桑一样的“浪漫主义者”了。勃兰兑斯认为,他们两人都是“伟大的风景画家”,乔治·桑画的是草木在阳光中的那一部分,巴尔扎克画的是草木的根部。勃兰兑斯说,巴尔扎克既是“观察者”又是“梦想家”。前者是忠实于现实,后者是忠实于心灵。无论是观察还是梦想,最终都会归结到文本和叙事结构之中。对作品形式和意义之关系的分析,是文学批评的任务。

甲:说到文学批评,也有很多地方难以理解,一会儿一个新术语,后现代,后殖民,新历史,而且意思不确定,我们有点跟不上。

乙:面对新的创作实践,新术语的出现总是难免的,但你不要被那些新术语吓到,不要被它所迷惑。关键在于你自己要忠实于自己的感受,进而建立起自己的评价标准。

甲:批评家的标准也很混乱,好像并没有什么确定性。早些年他们夸奖一个作品时,会激动地喊叫:“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啊!”

乙:那是比喻,用水波作比喻,比喻壮美崇高的风格。

甲:最近,他们又改了,夸奖一个作品时,会激动地喊叫:“接地气啊!”

乙:也是比喻,用土地来比喻,比喻作品有现实基础。甲:一会儿用水波比喻,一会儿用泥土比喻。我想,“细雨鱼儿出,微风燕子斜”也不“波澜壮阔”,《九歌》和《洛神赋》也不怎么“接地气”。

乙: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,但比喻又是不可缺少的。用一个事物来说明另一个事物,所谓“写物附意”、“扬言切事”。你可以说它简洁明晰、强烈可感,也可以说它过于粗暴、差强人意。但比喻的修辞手法之所以不可或缺,原因在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、言与意的关系,实在是太复杂。

甲:尽管模仿现实的“写实性”作品要好理解一些,但我觉得,文学创作还是应该以想象力为主,只有想象和创造的翅膀被折断了,才会坠落在土地上。我们看到美景的时候,会说它像图画一样美,因为图画是创造和想象的产物。

乙:中国文艺传统重视“传神”,而非“逼真”;强调“神似”,而不是“形似”。这一点在传统的诗歌和绘画里表现得很明显。到了今天,真实的或者形似的东西,有可能会被高科技所取代,而“传神”的东西是很难复制的。要抵达那种“传神”的境界,的确需要高度的想象力,仅仅靠“接地气”是不够的,说不定还要有一点“接天气”的能力。

甲:你说的“接天气”就是指作家的想象才能吧?但我还是有疑问。是不是说,凭着自己的“天才”,躲在书斋里发挥想象力,就能够写出好的作品呢?

乙:文学创作的“独创性”,的确要求它创造一个“世界”。但我们对这个独创出来的“世界”,还有另外一些要求:比如与他人交流而引起共鸣的要求,指向可理解性;比如与另外一个“世界”达成和解的要求,指向价值的超越性;比如与天地之间和谐一致的要求,指向形式的均衡性。一个人躲在书斋里,闭目塞听,很难保证不走火入魔。我们经常读到一些连作者自己都不理解的作品,这基本上可以判定为坠入魔道。

甲:看来还是要“接地气”,经常到底层去体验生活。

乙:可是,有些人接了一辈子的“地气”,弄出一身病,也没写出令人满意的作品。因为“地气”是丰富多彩的,具有生长性的,但也是杂乱无章、没有形式感的。如何使它有效地变成审美形式,是一个难题。至于那些抱住“地气”不放的人,最终只能变成“地气”本身,消失在泥土之中,而没有变成文学。

甲:如此看来,文学创作中的“再现”与“表现”,并没有对错之

分,而是一种带有“历史辩证法”色彩的运动过程。就像我们的对话一样,也在现实和想象的两极之间,来回荡秋千。

乙:历史运动本身具有一种“纠正”的功能,文学史的演变也是如此。当文学创作太过于关注现实、太过于写实、太过于社会化、太过于简单的时候,一种注重想象力、注重写意、注重自我、注重文体重奇谲的风格就会出现。就文体风格而言,历史上的“公安派”与“竟陵派”的交替就是一例,20世纪的“启蒙文学”和“左翼文学”之交替也是一例。

甲: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演变,好像也符合这一规律。乙:是的。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文学,是“人的文学”对前面20多年“政治的文学”的一种纠正,但紧接着,因过于“写实”而几乎要与社会思潮合而为一了。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,可以看作是“虚构的文学”对“写实的文学”的一种纠正,但紧接着,因过分“虚构”而开始走入火入魔、不可理解了。90年代中后期以来,“写实的文学”又开始兴起……

甲:请等一等。你说的“写实”,究竟是指作家的“写作风格”,还是“取材立场”?如果是指“写作风格”,我认同你的描述;如果是指“取材立场”,我觉得当代作家,特别是一些成名的作家,并没有转向“写实”。

乙:我理解你的意思,你是说他们的创作没有介入当下现实。

甲:是的。当下那些成名的大作家,他们的写作风格或许是“写实”的,但他们的取材,主要是指向历史的、过去的事情,而不是当下的现实。即使有一些关注“现实”的作品,也是躲躲闪闪、王顾左右而言他,缺少介入的力量。还有一些作家,介入的力度似乎很大,但“新闻性”过强,“文学性”有疑问。

乙:首先,“历史”是死的,像一块化石,容易捕捉;“现实”是活的,像一坨泥鳅,很难抓住。其次,历史是“长时段”的,容易发现规律,它属于历史学家的领域,文学家只需要通过想象增加细节;如果作家的叙事或者细节,颠覆了已有的历史规律,那只能说是他意外的惊喜。至于现实,它是“短时段”的,杂乱无章,没有规律,它往往是新闻关注的对象,就关注“事实”的角度而言,文学无疑不如新闻。或者说一不小心,它就可能变成蹩脚的“新闻”。因此,作家面对当下“现实”,住住会很谨慎。

甲:你好像是在为他们不介入现实找借口。但无论如何,作家不关注现实,总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。所以,“非虚构写作”一出来,就引起了关注,其势头压倒了传统“虚构”写作或“历史”写作。

乙:所谓“非虚构写作”的意义,不在“文学性”,而在提供了一种新的进入“现实”的视角。这种新的视角,既不是传统“文学”的,也不是当下“新闻”的,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。这样写作和观察的“边缘姿态”,或许能为当下文学创作介入现实,提供新的思路。

甲:我对你说的“边缘姿态”很感兴趣。为什么不是“主流姿态”或“底层姿态”?

乙:我们不可以将它简单地归纳为“底层的”、“平民的”、“人文的”,因为这些东西许多作家都有。我想说的是,传统“文学性”的僵化特性,与其说是文学史提供的一笔遗产,不如说是作家所领受的一个重负。它的好处是,具有潜在的权威性;它的坏处是,对“活的现实”视而不见。对“中心姿态”而言,“边缘姿态”就好比物质结构中的边缘微粒,它总是处于极度活跃的状态。只有在这种活跃的状态下,才能够将那些人们所不见、习焉不察的“现实”呈现出来。

甲:我看过一些“非虚构”的作品,第一次读感觉还不错,但没有再读的兴趣。我觉得,好的文学不应该是一次性消费的。我甚至觉得,衡量一个作品是否是经典,就应该看人们是不是会重复读它。

乙:我们已经说过,“非虚构写作”是进入“现实”的新途径之一,我们没有讨论它的“文学性”问题。作为“语言的艺术”,文学创作的虚构性、想象力、创造性,已经决定了“非虚构写作”的位置。在文学创作中,如果过于强调“非虚构”的特征,语言的种子就无法生根发芽,文学就会染上“不育症”;如果过于强调虚构的特殊性和想象的个性,语言的根须就会四处疯狂蔓延,文学就会染上“神经症”。

甲:我想,现实是一个无边概念,它好比一头大象,我们都是

在“盲人摸象”,摸到的只是现实的一部分。乙:从经验层面看是这样的。但文学艺术的超越性给了我们第三只眼,打通了局部和全体之间的壁垒。察一叶可见春秋,观滴水而知沧海,窥一斑而见全豹,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甲:所以,文学作品不应该仅仅依赖于模仿或再现,还应该有启示性,它即便只写了现实之“象”的一部分,也能启示读者对“象”的全体有所领悟。当代文学也应该有更多带启示性的作品。

乙:当下的文学状况还有许多不确定性。我们可举古典长篇小说为例,根据其“文学性”由弱到强,大致可以按以下顺序排列:《三国演义》——《水浒传》——《西游记》——《金瓶梅》——《红楼梦》。前面两部太“现实”,中间一部太不“现实”。后面两部是介于“现实”和“虚构”之间的,既非“现实”,也非“非现实”。按照你前面所说的标准,《红楼梦》的重读率大概是最高的。我们可以想象,10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过去了,谁会在乎《山海经》的故事是不是真实的呢?有谁会不在乎《聊斋》是不是写实的呢?有谁会质疑“太虚幻境”或者“赤霞仙宫”是不是真的存在呢?这些经典作品记下了华夏人民质朴、勇敢、自由、刚健的精神;记下了被压抑的自由、通过梦的缝隙涌现出来的真情实感;记下了年轻人成长的喜悦、悲伤、彻悟。文学就是这样,生长在现实的土壤上,吸收的却是“神瑛侍者”浇灌的上天之甘露。“假作真时真亦假,无为有处有还无”,也可以看做是文学的一个绝妙注脚。

“文学如何表达现实”讨论之二

诗潮

本期看点:中篇小说《金角庄园》追踪神秘墅中的惊天悬案,《岳千年的江湖》讲述江湖中的官场与爱情传奇,《还林》描写新农村建设中一对恩爱农民夫妻的浪漫追求;报告文学《农村留守妇女》揭开农村留守妇女悲苦隐秘的情感世界;散文力作《谁删减了黑夜的浓度》是大规模城镇化进程中唱给乡村文明的又一曲挽歌。

北京文学

《北京文学》(精彩阅读)——篇篇好看,期期精彩! 敬告读者:2014年本刊将加大篇幅,由2013年的每期一百五十二页增至一百六十页,定价10.00元,全年十二期定价120.00元。读者目前仍可到当地邮局订阅本刊。如当地邮局不便订阅,可在当当网网购或汇款到本社发行部邮购,本社将免费。本刊国内邮发代号:2-85。国外发行代号:M428。销售热线:010-66031108,66076061。地址:100031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发行部。

■印象

贾大山的小说主要分为两部分,一是乡土题材,如《取经》《花市》《小果》和“梦庄记事”系列;另一部分就是“古城人物”,像“西街三怪”、“三个掌柜”,还有《老底》《老曹》《水仙》等,共同构成了贾大山的小说世界。

贾大山生于正定古城一个普通的小商人之家,父亲善良本分,严格遵循生意人的诚信公平,因此人缘好,朋友多。童年的记忆以及那些和父亲交情甚笃的好友,成了贾大山日后创作“古城人物”的宝贵矿藏。

“西街三怪”中的“药罐子”、“火锅子”、“神算子”,以及《林掌柜》《钱掌柜》《王掌柜》等人物,都来自于贾大山的童年记忆。他通过“药罐子”阐述了中东西、新与旧的辩证关系;中西两匠,各有所长,各有所短,不能妄加褒贬。“我们不能迷信旧东西,但也不能盲目崇拜新东西。盲目崇拜新的,就会迷信旧的。”“天下万物,无旧不成新,无新不变旧。”这些观点,不仅是对中西医的看法,更关乎社会和人生的哲学命题。“火锅子”里的于老患有种心病——口说知足常乐,心里却总想高人一等。“平常和你们吃的不一样,他就高兴;现在一样了,他就不高兴了。神州大地,芸芸众生,或轻重都有这种心病。”于老的“心病”,也正是我们人性中共有的弱点。

“义合鞋庄”的林掌柜秉承了生意人应有的良好品德。他鞋庄门口的柜台上,除了放着算盘、笔砚、账簿,还放着一把特制的小铜刀。只要顾客问一声:鞋底里面,垫的是纸是布呀?他就会用那把小铜刀,咔嚓一声,把鞋刨成两段,送到顾客眼前让人家看个究竟。因此,林掌柜又称“铜刀林”。正因这把小铜刀,他的生意格外好。用林掌柜的说法,就是:店铺有字号,人也是有“字号”的。是呀,无论什么时候,人的字号不能倒了。

贾大山熟悉底层民众的生活,而古城深厚的文化底蕴,又赋予了他独特的艺术特质和审美眼光。因此,他笔下的人物活灵活现,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境界。《智县委》是他童年的真实经历:解放初期,一位来正定任职的县委书记(百姓称他为“智县委”),和他们家建立了一种淳朴的友谊。有一次,智县委工作至半夜,想出去买点吃的,却不忍心惊醒睡中的勤务员,自己来到“我”家的小商店,看到了已上了门板,又不忍心打扰。这个细节读来让人心生温暖,更感叹当时的干群关系多么亲密和谐。智县委勤政爱民,嫉恶如仇,对文化对商户更是尊重有加,多年后,这里的百姓们还时常提念他,“他在那时,夏天街里有凉棚,冬天路上无积雪,到处都干净,买卖人都和气,卷子蒸得个儿大,烧饼上的芝麻也稠。”这篇小说,在今天读来依然有非凡的现实意义。

除去童年记忆,贾大山还把笔触伸向了古城的现代人,所写人物也都有原型,都是来自于他的生活。《老底》中的老底是回民厨师,要重新拾起已然失传的“全羊席”。什么是“全羊席”,我们来听老底的介绍吧:“烧羊头、扒羊头,是一般的菜;糟羊头、熏羊头,也是常见的菜。烧云子是烧羊脑,烧明珠是烧羊眼……‘望峰坡’是什么?羊的鼻梁骨。”芙蓉顺风,是什么?羊耳朵。清汤燕窝没有燕窝,用羊的磨唇肉。肉泥鱼翅没有鱼翅,用羊的扁担肉。辣子‘鸡’不用鸡,糖醋‘鱼’不用鱼,‘蟹黄肉丝’、‘蟹黄肉片’也不用‘蟹’——全是瘦羊肉……”从中,我们可以领略到正定源远流长的美食文化,以及古城人对生活的热爱以及达观幽默的性格。

《付老师》和《水仙》也都取材于他的朋友。付老师原型耿付,是古城一位德高望重的书法家,为人耿介真诚,颇得贾大山的欣赏。《水仙》中的企业家小丁,原型是正定一家工厂的领导,喜欢诗文,更钟情于正定历史文化的研究,他与贾大山在一起时,所谈皆是正定文化和诗文创作,他们的友谊,正如作品中小丁送给“我”的那盆水仙花一样,素净淡雅,清香怡人。交友的最高境界,不就是这种君子之交吗?

正定历史悠久,人杰地灵,贾大山的作品扎根于这块沃土,他所关注的也都是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,他的目光和笔触探向人的灵魂最深处。他的小说内涵深刻、幽默诙谐,地域色彩浓郁,蕴含着丰富的民间智慧——不是“西餐”,也不是“鲍鱼”,而是别具风味又深受人民大众喜爱的“地方小吃”,让读者在获得审美享受的同时,也引发对社会和人性深远的思索。

现实中国农村留守妇女(报告文学)……………方格子作家人气榜金角庄园(中篇小说)……………海 桀 金世洪(创作谈)……………海 桀好看小说岳千年的江湖(中篇小说)……………申 剑还林(中篇小说)……………李泰泉吊床在钥匙串上的猴子(短篇小说)……………吴中心没了没完(短篇小说)……………余 红宋志军小说六篇……………宋志军新人自荐温暖的屋子是不会下雪的(中篇小说)……………郭永东咱世代是农民,就不能忘农民的本(点评)……………白连春

文化观察“今天,中国人该如何讲感情面子问题”讨论之五……………杨喜庆 王伟峰等天下中文谁删减了黑夜的浓度(散文)……………耿 立阿多尼斯:困境和能量(散文)……………唐晓波京都春秋(散文)……………张国领真情写作流动的胡杨(散文)……………申尊敬带爷爷回家(散文)……………草 白禅剑录(组诗)……………苏 忠标点解读(组诗)……………美 丽

2014年当代诗歌散文邀请赛征稿通知

为展示当代诗歌、散文新成就,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,团结当代诗歌、散文作家,发现和培养诗歌、散文作者及爱好者,2014年当代诗歌散文邀请赛即日起向海内外隆重征稿。2014年的盛夏我们将相聚在首都,播种希望,放飞梦想,用我们的心,感知生命与岁月,用我们的笔,讴歌生活与爱情。

主办单位:华夏博学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中华散文网

参赛对象:当代华语诗人、作家及文学爱好者均可参加。

征稿日期:即日起至2014年6月1日

征稿内容:创作格调高雅、立意新颖,能够体现时代精神和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、散文、散文诗。要言之有物,情真意切,且富有文采。作品题材不限,发表与否不限,可寄复印件并注明出处,文责自负。

征文要求:1.新诗限2首共50行以内。传统诗词限3首。散文限1篇、限2000字内;散文诗限3章,每章限800字内,提倡

精短,以小见大。2.稿件注明详细地址和真实姓名、电话及创作简历,来稿不退,请自留底稿。欢迎电子邮件投稿,勿用附件,投稿邮箱:zswsw8868@sina.com。3.每人限参加其中一类评比,重复无效。电子投稿后请勿再寄纸稿。

评选与奖励:1.邀请赛不收参赛费、评审费。由主办单位领导和在京作家、诗人组成评委会。入围即为初评,再经复评、终评程序。2.邀请赛设一、二、三等奖及优秀奖等,均颁发证书。无奖金和奖品。3.凡获奖作家给予书面通知,邀请到北京参加颁奖盛典和创作论坛,其作品将在中华散文网发表,并将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专集。

来稿请寄:100043北京市西城区石景山路52号4300—13信箱中外诗文办公室

联系人:刘青 咨询电话:010-88685162 投稿邮箱:zswsw8868@sina.com 官方网站:www.cnprose.com

开卷诗·大家名作

变数……………大 解 中国梦,我们的梦(中国诗人书写中国梦) 桂兴华 高若虹 刘文超 刘向英 朱旭东 桑云飞 韶 山 洪 洲 曹瑞光 姜维彬 好诗经典 张维近作选……………张 维 父亲及其他(组诗)……………陈俊子 感谢梅花(组诗)……………杨 勤

实力诗人方阵

郭力家 杨 角 年微漾 张 坚 周长风 但 薇 郑 瞳

博客诗精选

于 坚 韩 东 林 莽 文 康 陈先发等

名家新作

胡弦新作选……………胡 弦

视野与版图(港、澳、台卷)

傅天虹 也 斯 苏绍雄 简政珍 杜十三 白 灵 陈义芝 詹 澈 秀 实 罗智成 苇 鸣 陈德锦 侯吉谅 孙维民 陈克华 林耀德 黄灿然 王良和 陈大为 姚 风

散文诗·中国原创(实力诗人六家)

语 今 贾文华 薛振海 敖运涛 倪俊宇 王迎高

古韵新声(辽沈诗词专辑)

王元同 卢 林 王 诚

国际诗坛

外国短诗选……………牛遁之译